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十八 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潘衡

繹史卷十八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周室始興

史記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

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于邰號曰后稷别姓姬氏吳越春秋棄為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姸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　春秋元命苞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

詩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
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
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
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

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詩作於後王之世而所述者后稷之功德故録於此以證其事餘倣此

史記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　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帝王世紀后稷納姑氏生不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譙周案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又歐陽公洪容齋羅長源皆辨其非

吴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漢書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十餘世見

詩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

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詩序公劉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史記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

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世本公劉慶節皇僕差弗僞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亶父漢書雲都亞圉弟 紀年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組紺○宋忠云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古公亶

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徳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

樂之頌其德

莊子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吳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

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率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琴苑要錄岐山操周太王之所作也曰狄戎侵兮土地遷移邦邑適於岐山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兮予命遭斷

詩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

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詩序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

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皇矣前二章 列女傳太姜者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

史記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

立是為公季 論衡太王亶太伯還王季避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 韓詩外傳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亶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

詩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

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〇皇矣三章四章

後漢書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㲄馬十匹　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

二十翟王　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七
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
獲其三大夫　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為
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　孔叢子羊容問子思
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
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
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
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
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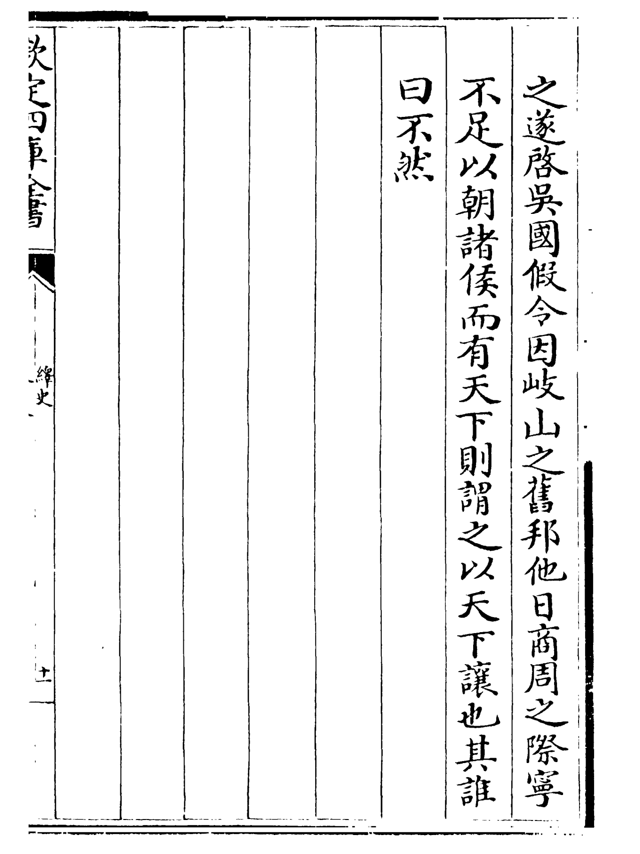
周室以仁厚始基開國承家世有令德歷夏商千有
餘載王業始成祚年八百本固者其枝茂原深者其
流長也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際播時百穀受封有邰

功誠偉矣使其世嗣農官守土保邦俾無廢先人之業宜足以報其厚德矣顧不數傳而不窋失官竄於戎翟公劉際夏桀之虐亶父遭獯鬻之偪轉徙播遷如是其艱難也曰非憂患無以啓賢聖非積累無以基崇高史稱公劉修后稷之業生聚再繁邦家再盛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思其德當其相宜取材行有資而居有積可想其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焉篤公劉之所以列於大雅也務勤耕桑占天時察物

侯可想其重農力本孝慈忠愛之俗焉七月之所以
録於豳風也傳曰厲山氏有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
以為稷周棄亦為稷自商以来祀之盖商有天下變
置社稷以周棄之功多廢柱立棄以報有德而豳侯
亦承公劉新造之國業業而安者十有餘世逮殷衰
而狄人内訌豳於是不遑寧處矣方獯鬻之來侵也
太王曰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吾不忍以所用養害
所養遂杖策而去之夫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土土

之所以爲土者以有人也棄人與土寧必其有以立吾國者惟太王弗欲以土地之故殘民於鋒鏑國之存亡不計焉於是豳人相帥負老攜幼而從之遂居於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旁國亦多歸之其民五倍詩所謂爰契我龜㬪其式廓者也惟時太王之少子季歷生昌實有聖瑞太王曰興吾世者其在昌乎長子泰伯及弟仲雍望風知指相率而逃荆蠻泰伯讓國於季歷季歷傳文王文王傳武王終有天

下是所讓者國而所以讓者天下也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傳曰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說詩者可謂以文害辭矣詩稱至于太王實始翦商謂太王避狄遷岐百姓歸其仁周家代商之業實始基於此云爾文王猶勤服事之節豈太王遽有圖商之志且是時受辛未作商命未改太王方棄國於可禦之狄乃欲取天下於未亂之商豈不厚誣哉至如泰伯不過一亡公子採藥荊蠻而人心歸



之遂啓吳國假令因岐山之舊邦他日商周之際寧不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則謂之以天下讓也其誰曰不然

繹史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文王受命

列女傳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能以胎教溲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食不邪味割不

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必過人矣

宋書符瑞志初黄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已溲於豕牢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白虎通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春秋元命苞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文王龍顏柔肩望羊　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

雒書靈準聽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　春秋合誠圖蒼帝之為人望之廣視之專而長九尺一寸

詩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明二章三章

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

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世子 元倉子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孝大矣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則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辭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虞是以孝成於身道洽天下

史記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墨子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

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　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〇有脫誤

呂氏春秋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

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列女傳太姒者有㜪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内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

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管叔周公之凡也此誤大紀云昌為世子娶於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妒忌而西伯有内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大興也

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

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〇大明四五六章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詩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關關雎雄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

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朱子以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為大序其餘首尾為本篇之小序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

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

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云在父母家一句未安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詩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

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詩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朱子曰此序首句非是金仁山曰按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此事於兔罝之詩最為脗合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詩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列女傳宋人之女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且夫

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襭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韓詩内傳 芣苢傷夫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序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韓詩内傳 漢廣說人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詩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韓詩內傳汝墳辭家也　薛君章句王室如娓雖則如娓赬赤也焜烈火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　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夫鳳凰不罹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反於枯澤鳥獸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

吁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詩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〇之時二字可删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

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居而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

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詩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薛君章句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

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詩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詩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詩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魯詩傳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 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

儀禮注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以為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後世皆得以取法焉　詩傳文王之妃妃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美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美文王得良臣於野周人美之賦兎罝美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美小臣奉使而勤勞於公賦小星美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詩傳近世僞作然采集舊說多有合者

史記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荀子閎夭之狀面無

見虧　鬻子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意林引　劉向别録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葢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　漢書道家鬻子二十二篇辛甲二十九篇　小説家鬻子説十九篇　帝王世紀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屬咸至是為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為西伯

新書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

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鬻子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政曰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見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

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為善獸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

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若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

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王選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

吏選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今鬻子書篇名次第殘缺非全書也子書莫先於此

列子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哉○此所以列於道家也諸書鬻粥二字通

史記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

仲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〇據史記微子

蓋紂與母庶凡

史記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論衡紂力能索鐵申鈎撫梁易柱 帝王世紀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 荀子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新書

紂自謂天王

周書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爵以明等極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順政政以內□□□自邇彌興自遠遠邇備極終也□微補在□□分微在明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哀樂以知慧內外以知人凡民生而有好

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善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民至有惡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偏行於此尚有頑民而况曰以可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若不□力何以求之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若不樂乃所惡也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

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
好惡教民次分力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民是以胥役
也夫力竟非衆不勉衆非和不衆和非中不立中非禮
不慎禮非樂不履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人是
以衆人衆賞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
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則無醜教乃不至是以民主明醜
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治
之初歷初哉治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長幼成而生曰

順極　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羅匡成年年
穀足賔祭祭以㑺大馴鐘絶服美義淫皁畜約制餘子
務藝宫室城廓修為備供有嘉菜於是日滿年㑊穀不
足賔祭以中㑺樂唯鐘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攝凡美
不修餘子務穡於是糺秩年饑則勤而不賔舉祭以薄
樂無鐘鼓凡美禁書不早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
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閑隨鄉下鬻塾分助有匡以
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

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廵方卿叅告羅餘子倅運開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祭以薄資禮無樂宫不幃嫁娶不以時賔旅設位有賜○冢宰制國用大司徒荒政成周規模已畧具於此矣

禮記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

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義 紀年紂六祀周文王初禴於畢

史記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 紀年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己以歸○前編在八祀 列女傳妲己嬖幸於紂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

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釋名莖簇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 拾遺記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

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滛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滛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荒誕之說厚賦税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

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　竹譜淇園殷紂竹箭園也　淮南子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苦之　帝王世紀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珠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人美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論衡紂沈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　新序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二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　列女傳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為戲笑論語比考讖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注玉馬喻賢臣奔去也

韓非子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史記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纏子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　世本紂為玉牀

韓非子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

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羮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髙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潛夫論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偽俯而泣曰君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

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

史記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滛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

囚西伯羑里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淮南子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　帝王世紀紂既囚文王文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按易正義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子十翼非文王始益為六十四也史說誤　琴操文王在羑里時演

易八卦以六十四乃申憒以作歌曰殷道涸涸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易乾元亨利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師貞丈人吉无咎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

方來後夫凶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大有元亨　謙亨君子有終　豫利建侯行師　隨元亨利貞无咎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噬嗑亨利用獄　賁亨小利有攸往　剝不利有攸往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

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

實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

尚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〇右上篇　咸亨利貞取女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遯亨小利貞　大壯利貞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明夷利艱貞　家

人利女貞　睽小事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

人貞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姤女壯勿用取女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鼎元吉亨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漸女歸吉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旅小亨旅貞吉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兌亨利貞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節亨苦節不可貞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右下篇

史記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説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

古今樂録文王囚於羑里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為瞻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拊枰其腹者言欲得其寶也蹀躞其足者使延疾也於是周流求之以獻紂

六韜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駁身朱鬣目如黄金項下雞毛名曰雞斯之乘以獻商王○今本無

淮南子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黄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

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説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小説家之妄談　琴操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為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因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内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　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良馬駮身朱鬣雞目者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吕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吕氏春秋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

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恵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懐多福○此雜說之近是者

新書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謟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

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

史記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

呂氏春秋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

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韓非子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誣文又復誣孔其曰千里亦謬　越絶書文王以務爭者紂為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史云陰修德行善諸家

稱智稱爭皆非文王之心也　韓非子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西伯昌人臣也脩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文王資費仲而進於紂之旁令之亂紂而亂其心○牴牾

詩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

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
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
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
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
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
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出車勞還率也　杕杜勞還役也〇大紀曰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召昌

釋之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伯朱子曰此未必文王之詩

周書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甼敵國不失其權岠嶮伐夷并小奪亂□强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趨之武之用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毁也

赦其衆遂其咎撫其□助其囊武之間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强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追也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毁其服四

方咸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〇奇謀制勝恢成王業盛矣然而非文王事也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覇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

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水經注蟠谿中有泓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史注引　符子太公涓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涓跽石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臼其跗觸石若路季連曰釣本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乎涉蓬萊釣巨海推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　列仙傳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

避紂亂遼東三十年西適隱於南山釣於卞谿三年不獲魚或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屍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　宋書符瑞志文王至於磻谿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雒出授尚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　楚辭注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　鼎錄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

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禄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

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禄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

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好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

與俱歸立為師○辭理俱淺

史記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説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吕尚處士隱海濵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吕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易林太公避紂七十隱處卒逢文王為王室輔　古史考吕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　説苑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治　鹽鐵論太公屠牛

於朝歌利不及妻子　楚辭注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　尚書大傳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太公出處自史遷已不能定矣宜諸説之紛紛也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後世之為權謀者託之太公耳非太公本色也　漢書道家太公

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潛夫論文王游畋遇姜尚於渭濵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諏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尭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尚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新論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韓詩外傳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既異族之人也以為故邪即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邪即太公年七十二齨

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搜神記文

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為東海婦欲歸今為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令太公為大司馬 博物志云西海神女嫁於東海神童按凡言神怪者多附會太公其來久矣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守土柰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

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

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絶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
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
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
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
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
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

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强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畧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强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而求名言無欲而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

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强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以

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非當時語

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緜九章

史記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秖

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間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

○史於西伯崩後重叙此文其稱蓋者疑辭耳文王實無稱王改元事也正義曰若文王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云大勲未集也禮記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退而追王太王

王季文王據此文乃是追王為王也　易緯文王受命改正朔有王號於天下　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皆妄語

呂氏春秋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

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商書帝命驗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止於昌戶民踰山穿穴老幼相扶歸者八十萬戶　尚書中候季秋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昌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蒼赤子　墨子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巔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琴操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為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乃作鳳

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游以命昌兮瞻天按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一本末有二句云興我之業望來羊兮　易通卦驗文王得赤烏而演易　春秋元命苞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宋符瑞志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鸑鷟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　九尾狐文王得之東夷歸焉○諸子雜讖所載複幾牴牾

史記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　尚書大傳文王

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大傳與史記年不同當從史記但史以祖伊告紂之言載伐耆之下者非也詳見下卷

詩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皇矣五章六章言文王伐密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七章八章言文王伐崇 詩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說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

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来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黄虚韈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武王晉文公事相類

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

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𡸁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惰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不食饔及期日質明王麻衣

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閭其利因謀其菑旁匡于衆無敢有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惰什伍相保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徼躬競比藏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財殖足食克賦為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滞不轉留戍城不留□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于是告四方遊旅旁生

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
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
均無蚤暮閭次均行均行衆從積而勿□以罰助均無
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無播蔬無食種以數度多
少省用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
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墻合墻屋有補無作資農不敗
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庶人不
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紀年

周大饑西伯自程遷於豐○前編云按逸周書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此文王所以都豐與

詩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文王有聲前四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

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詩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曰民之歸周久矣非至此始附也新書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脈淳化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蘇猛蚼之虫密毒山不蓄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易乾鑿度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禮疏引周本紀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

新序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

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枯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呂覽同　新書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稾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稾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此說荒誕　淮南子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

詩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詩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詩說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

福不回詩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曰序大誤詩説旱麓詠歎文王之徳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賔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賔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賔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賔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賔之心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詩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

功而見知則說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鄭譜伋文王之詩朱子云燕禮工歌鹿鳴三詩鄉飲酒用樂亦然學記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　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按此以鹿鳴為刺衰世其說大異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

有行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詩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

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詩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魚麗之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說者因此以鹿鳴等九篇屬之文王而魚麗屬之武王其實未必然也常棣之序既言閔管蔡失道矣何得又屬之文王說見本篇

周書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

淫於美枯柱茅茨為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鶩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藟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竝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以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

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而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

故諸横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强勝人人强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典瞻奇古至兵强王霸等語則列國人之露肘也

六韜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内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强强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

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
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
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
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
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
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
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
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

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六韜偽書故不多録

說苑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

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黒色而頳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

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夕遁終身無聞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

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口寓言非實

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序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呂氏春秋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文王之德蓋周有天下之後追述文德以見天命所由集王業所由隆譜謂文王時詩則非矣朱子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　禮稽命徵文王見禮壞樂崩道派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注云蓋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

文王之為西伯舊矣紂十三年乃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一受殷命而征諸侯一受天命而興周室蓋天眷有德命之去留介在微茫以文王之至聖受辛之至愚雖文王小心昭事無失臣節然而殷命已違天意民心俱歸於有周矣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茲受命之實也明年虞芮質成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遂

作豐邑立靈臺建辟雍逾年而薨蓋自羑里之出至是九年矣當是時國有三仁猶冀殷命之長也故其言曰父雖無道子不敢不孝君雖無道臣不敢不忠率畔國以事紂守臣禮以終身誠所謂至德哉而說者以為西伯於受命之年稱王改元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武王立不改元居喪二年伐紂泰誓稱十有三年者因文王之年也吁何其言之妄邪詩書所稱文王皆後世追述之辭武王追王三王實在牧野

既事之後且元年者人君即位之始年也古未有一君而再元者若文王之中年不宜改元而改武王之初年宜改元而不改不幾於秦漢之蔽惑五季之簡陋乎故泰誓所稱即武王十三年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即位九年祭文王之墓於畢然後觀兵盟津而伯夷列傳復有父死不葬之說進退無據俾後世俗儒不本經而信傳記以厚誣聖人紛紛異端之說所由來矣

繹史卷十九